

战癌记

(与鼻咽癌斗争的人)

林 紫 吴敬亮

广东科技出版社

战 癌 记

(与鼻咽癌斗争的人)

林 紫 吴敬亮

广东科技出版社

战 癌 记

(与鼻咽癌斗争的人)

林 崇 吴敬亮

•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50,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统一书号14182·54 定价0.33元

序

十年前，当本书的作者之一林紫同志被确诊为鼻咽癌的时候，亲友们的心都被提了起来，大家口里不说，心中有数：应该给他准备后事了！这不仅是当时大家都被逼得生活在那个发疯的年代而心情沉重，而且由于大家都缺乏关于癌的起码知识，把一切癌病都看作是“不治之症”。

然而十年过去了。

去年，林紫把他与吴敬亮医生创作的本书初稿送来给我，当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之后，对他们说：“你们一位搞科学的，一位搞文艺的，你们的合作为科普文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读者，我从小说中不但获得了形象化的与鼻咽癌斗争的丰富知识，而且受到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得到点滴教育！”读过这部科学小说的读者，不会以为这是一种溢美之词吧。

癌，已被列为常见病。在全世界四十亿人口中每年至少有五百万人死于癌症。其实，医学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癌越来越成为“可治之症”。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三十年代各种癌症的治愈率仅为百分之二十，近年来已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左右。有些癌症，如子宫颈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的治愈率可达百分之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在癌症死亡者中，有不少是死于“恐癌症”和误诊误医的。因此科学地普及关于防癌治癌的知识，以医治人们的“恐癌症”，对提高人们战胜癌症的信心，这可以说是当前普及科学运动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科学是以抽象的概念和逻辑的说理来反映事物的，为了普及，人们可以把难懂的科学道理通俗化，但是，这种读物往往枯燥乏味，善者也只能做到以理服人，却很难以情动人。于是，有所谓科学小说的创作。作者以普及某一科学技术知识为目的，运用以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文学手段，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做到寓理于情，引人入胜，使人们从阅读中既获得科学的常识，又受到美学的教育。这样的创作是很受读者欢迎的。还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改写出了法国儒勒·凡尔纳创作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时，在为该书写的《辩言》中指出，这种作品能够使人们“获一斑之智识，同时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想，在“恐癌症”的迷信仍颇盛行的今日，科学小说《战癌记》的问世，对于辅助人们战胜癌症，也必将起着有益的作用。

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作者不只是通过自己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来宣讲有关鼻咽癌的种种知识，而且赋予这些形象以高尚的内心世界，使它们具有撼动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如丘医生的那种“要在癌症这个魔窟中夺回更多的生命”的高度责任感，他那无微不至的关怀病人的医德，他在为患者镭疗时的忘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如田婉玲与沈思聪这对青年恋人在对待爱情上的崇高道德品质，他们的追求、痛苦、希望和欢乐，都可以说是感人颇深的。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科学小说而能同时引致读者受到道德的感染，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是为序。

杨 越

一九八一年春于广州

目 录

故事从这里说起.....	(1)
是鼻炎，还是癌？	(8)
初诊的疑点	(15)
癌细胞的秘密	(23)
最后的诊断	(33)
走进放疗室之前	(41)
精神防线	(48)
放射线的闪击	(55)
爱情的插曲	(66)
锕疗的考验	(72)
中草药佳话	(78)
复发与转移	(86)
抗癌的助力——体育锻炼	(93)
生命在闪光	(100)

故事从这里说起

俗话说：“久病成了老医倌。”这话并不是说久病的人都成了医生，而是说病人有可能在接受治疗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上还普遍存着“谈癌色变”的情况下，作为鼻咽癌的久病者，谈谈自己同癌魔斗争的一点经历和体会，从医学科学来说，也许不过是门外之谈吧。

有位鼻咽癌患者老韩同志，他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给我们讲了一个与癌病斗争的故事——

我是一九七〇年初被确诊为鼻咽癌的。在这之前，有半年多时间经常闹鼻塞，鼻腔分泌物增多。每天早晨，经常连续打喷嚏，所喷出来的都是些黄色腥秽鼻涕。因此，每天出门都要带上三四条手帕，以便将鼻涕包藏起来。有的积聚在鼻腔内粘涕凝结了，鼻塞加重，只有经过极力打喷嚏，才能把鼻腔内的粘稠鼻涕喷出来。这种令人讨厌的鼻病要怎样根治呢？我最初到一家区属医院的耳鼻喉科检查，一位女医生用五官器械检查我的鼻腔后说是过敏性鼻炎。除了给我一些滴鼻药水外，还嘱咐我每星期两次到她那里冲洗鼻腔。

每次冲洗,从鼻腔流出来的粘液中,常带有一些细小的痂皮,鼻孔也觉得通畅些。谁知两三个星期后并不见效。每天晚上睡眠,有时不知不觉的张口呼吸。有时感到塞得辛苦时,就滴点“鼻眼净”药水,但也只能使鼻腔短时间通畅而已,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据说长期用“鼻眼净”,可能使血管收缩后再扩张时,鼻反而更塞。因此,改求中医医治,医生都是用辛夷、细辛、七叶一枝花之类的中草药,一共不知服了多少剂,顽固的所谓鼻炎仍不见功效。到此地步,我已经竭尽所能,费尽心机,这所谓鼻炎痛疾,仍是纠缠不已。后来听人说过,广东人患鼻炎很多,这是一种常见病,也很难根治。我半信半疑,最后还是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五官科求诊。一位主治医生额部戴着反射镜,手执间接鼻咽镜给我作了详细的检查,发现我的鼻腔和鼻咽腔普遍性发炎,给我开了两个星期的抗炎药。两个星期后,我到医院复诊,那位主治医生再给我检查后,只见她神情稳重地说:鼻腔和鼻咽腔炎症明显消退,但鼻咽右顶后壁有一个绿豆大小的结节状物,叮嘱我继续用药,一个星期后再复诊。我心里猜疑:这小小东西,为何就引起这位医生如此重视呢?！再过一个星期后,我到医院复诊,不知是何缘故,这位主治医生详细地询问我的职业、生活和家庭情况,然后说,要做鼻咽腔软组织切片检查。我心里一

征，切取软组织是要检验这小小东西是否有癌的问题，那么这已不是纯属鼻炎问题了。主治医生在我的鼻咽腔钳取了两小块软组织后，要我三天后来看检验结果。

当时我还不知道有片乌云笼罩着我的生命。三天之后，我的活检报告单上写着：“鼻咽鳞状上皮癌。”呵，癌！这判决把我推上了生与死的边缘。我看着活检报告单的时候，手上攥的仿佛是走向死亡的通行证！

当时，我对癌症一无所知，只有一个恐惧的概念——得了癌症就等于宣布死刑。怎么办呢？！真是“一人致癌，全家紧张”。妻子惊惶失措，孩子泪水汪汪，亲人挚友纷纷献计献策。有的说，要赶快进医院放射治疗；有的却反对说，一经放疗，癌肿便四处扩散，还是寻土医生的秘方为上策；也有的悄悄劝告家人多弄点好吃的，估计我活不长了。面对着这些议论，我当时在精神上受着严重的打击与威胁。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情绪稍为安定，我从众说纷纭中解脱出来。时间就是生命，还是赶紧到省肿瘤医院诊治。这家医院的一位丘医生对我的鼻咽腔作了仔细的检查，认为病灶较局限，病尚属较早期，没有发现颈部淋巴结肿大。针对我的病情，丘医生给我讲了一些肿瘤的常识和鼻咽癌的病例，并给我作出了整个放射治疗

的方案。从此我才象从死亡的领域走出来，看到了生存的亮光。在癌症的恐怖威胁面前不再是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了，加强了对治疗的信心。经过放射治疗和中草药辅助治疗，并经常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我的鼻咽癌终于被制服住了，现在已经七年了，我不仅没有变成“死症”，而且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体重比发病前还增加五公斤哩。

几年来，我见过不少鼻咽癌患者，经中西医结合治疗至今还活着。有的已经八年、十年、十五年，有的时间还更长些。根据省肿瘤医院统计的资料，早期鼻咽癌的病人，经放射治疗的，五年生存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左右。一九七四年十月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癌症会议，广东省肿瘤医院的一位医生就代表中国在会议上作了防治鼻咽癌的专题报告，引起了与会的各国专家莫大的兴趣和重视。

这几年我是怎样同鼻咽癌斗争的呢？一些病友经常问起这个问题。每当我看到这类病人：有的自毁于“恐癌症”，有的因为延误治疗致死，有的则被误诊误医而丧命的时候，我的心情很难过。死者教育生者，我便想结合自身的经历，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以增强人们与癌症作斗争的信心。

这一天，我正在家里思索着这个问题，刚好丘医生家访来了。丘医生是省肿瘤医院一位临床经验较丰

富的住院医师。他身体很匀称，长着一张略长的脸，一双大眼睛，一个坚毅的下巴。他为人正直、善良，有一股强烈的治病救人的热情。他不但对我，对其他病人也有这种感染力。“省病诊病，至意深心”，由于他对医务工作极端负责，所以经过他治疗的病人，只要有可能便时常进行家访。“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他安慰病人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巩固疗效。几年来，我在同癌症作斗争中和丘医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和丘医生坐在客厅里喝茶。他大概看见我精神还好，所以没有象往日会面时先冲着问我的身体状况。在闲谈中，我把上面的想法告诉了他。丘医生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事情，并表示愿意在医学原理和诊治技术等问题上给予协助。说到这里，丘医生认真地说：“对鼻咽癌病人，应该正确指出生与死的两种可能性，从而使病人加强与癌症斗争的信心。”

丘医生凝神望着挂在客厅墙壁上一幅复制的鼻咽结构挂图，然后走近去指着挂图说：“鼻咽腔就象个‘无底洞’，发生在这里的肿瘤比较隐蔽，人们往往不引起警惕而延误诊断，甚至失去治疗的时机而断丧了生命。”说着他回过头来看着我，感叹地说：“你知道，每天到我们医院门诊的鼻咽癌病人，多数都是因为缺

乏肿瘤的常识而延误诊断和治疗的。看到这些病人，医生的心情是多么难过呀！”

我默默地望着这位善良的医生。

丘医生坐回沙发上，接着说：“根据医学史的记载，国内外学者一致公认我国南方是鼻咽癌的高发区，特别是广东。从我们医院普查资料，发现每一万人当中就约有四个人患此病。我们医院每年确诊患鼻咽癌的就达三千多人。所以，我认为你来写一本关于鼻咽癌常识的普及读物是很有意义的。”

丘医生的这席话，虽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但是，我还是有所顾虑地说：“恐怕是班门弄斧哩。”丘医生凝视我一会儿，笑了起来：“老韩，我给你讲个理发师发现鼻咽癌的故事。”

我笑笑说：“是怎么回事呢？”

丘医生说：“有个理发师曾在农村接受我们普查鼻咽癌小组的检查，也听过了关于鼻咽癌的一般常识。有一回，他给一位大叔理发，当他用剃刀刮脸时，发觉这位大叔颈项有一小硬块。当下理发师叮嘱他要赶快到省肿瘤医院检查。这位大叔先到某县人民医院五官科检查，医生怀疑是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转移，就把他转到省肿瘤医院来。果然，一经检查，这位大叔患的正是鼻咽癌。”

我咯咯笑道：“这位理发师比起我当年那位区属

医院的医生还要高明哩。”

丘医生爽快地说：“你比这位理发师不是更高明吗？”

啊！我理解丘医生这句话的含意。显然，他是认为我经过自己致癌、治癌的切身体会，是有条件写出这个普及读物来的。

这时，丘医生又接着说：“老韩呀！你知道，普及宣传关于防治鼻咽癌问题，就广东来说，确实是一个特殊问题。但是，这问题除了靠我们医院或者肿瘤研究所的医务工作者之外，还得有更多人来重视这一工作，实行群防群治。”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闪着恳切的神情说：“你将来还应该写个剧本给电视台，从而更普遍的让人们敢于同鼻咽癌挑战！”

我默默地在思索着丘医生的话。一会儿，我求助地说：“头绪纷纭，还不知从何写起呢？”

丘医生沉默片刻说：“你当初不是被误诊为鼻炎的吗？我想，你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嘛。”

噢！一语破题。广东人容易闹鼻炎，而鼻炎与鼻咽癌又颇为相似，不少病人的误诊就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故事就从这里谈起吧。

是鼻炎，还是癌？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从公园体育锻炼回来，淋过冷水浴，精神非常兴奋，独坐在房子里少憩。这时候，客厅里传来了老伴同谁悄悄的谈话声。客人显然是个女的，说话间还打了几声喷嚏。老伴向房里打个招呼，我走将出来，定神一看，“啊！原来是你呀！”说着迎上前去，同她握手。

“没想到吧！”来者爽朗一笑。

她叫田婉玲，是我家乡的戏曲演员。她父亲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文化大革命”前，她风华正茂，在剧团扮演刀马旦。她唱腔圆润，音色甜美，做功熟练，身段灵巧。她在《刺梁骥》传统剧目中扮演的旦角，塑造了一个勇敢、反叛的渔女性格，深受观众好评。谁料在十年动乱中，因她父亲被打成什么地区叛徒集团骨干分子而受株连，被下放到农村去了。那时她年仅十七岁。十年过去了，而今，她那俊俏黝黑的脸庞隐藏着生活与精神遭受过折磨的痕迹，两眼流露着难似形容的复杂神情。显然，她比十年前沉毅了、老练了。

“小田，归队了吗？”我仍然象过去一样称呼她。

“不！还在农村哩！”说着又打了个喷嚏。

“怕是闹感冒吧？”老伴摩挲着她的掌心。

“不知道哪！”她顺手把垂在额边的一缕鬓发往后一抿，眼睛直望着我，看得出是有什么心事：

“老韩叔叔，我就是特意来向您求教的。”

我意外一愣：“怎么啦？”

她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个！”

我登时愕然：“这个怎么回事？”

“几个月来，鼻子老闹别扭，多次到医院检查，都说没什么，可就是不舒服。”

“啊！”老伴心有余悸地直愣着。

“最近到地区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鼻咽腔有点异常，要我上省肿瘤医院检查。前天，我来到了城里姑母家，姑母才说起了您。老韩叔叔，身体好过来了？”

老伴插上说：“他呀！同癌老爷打了七年交道，算是好过来了。”

我正要追问她鼻子的问题，恰巧丘医生来了。我登时作了介绍。丘医生笑笑说：“见过，十年前看过你的戏哩！”他善良的眼睛象在田婉玲身上追忆什么：“那时，你演的那个渔女，那跟随武丑万家春越山过岭的演技，难怪人家都称赞是艺苑一朵山茶花

哩。”

田婉玲噗哧一笑：“丘医生，您说错了，是一株毒草呀！”

大家不由笑了起来。可是婉玲的笑却没有掩饰她内心的痛苦。

我说：“丘医生，这回可要请您看看她鼻子里唱的什么戏罗！”

丘医生顿感意外地问：“有什么不舒服呢？”

“近来，经常想吐痰，间有鼻塞，口痰中有时带些腥臭味。几个早晨咳痰时，第一口痰中带有几根血丝。”

“血丝是什么颜色？”

“鲜红的。”

“是吸入后反吐出来的？”

“是的。”

丘医生沉默着。

老伴焦急地想问什么：“丘医生，您看……”

丘医生神情显得严肃地说：“这种吸入性痰带血丝，要认真检查。”

田婉玲脸上略略显出紧张的神色：“老韩叔叔，您当初是不是这个症候呢？”

“不完全一样。”我带着安慰的口气说。

田婉玲坐在沙发上，低着头，默想着什么。一

会儿，她好象是怕触犯了什么似的说：“地区医院的医生，怀疑是鼻咽……”

“鼻咽癌！”我的老伴陡地惊叫起来。

田婉玲默默地点点头，她显然要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丘医生，您看有这个可能吗？”

“还不能简单下结论。”

“鼻咽癌的一般症状是怎样的呢？”

“对！丘医生，您就给小田讲讲吧！”老伴显得焦急地催着说。

丘医生有意缓和田婉玲的情绪，慢慢喝了一口茶，然后扼要地讲起了鼻咽癌的常见症状：“肿瘤发生在鼻咽腔内的粘膜上，病灶较小时，早期的症状是：在回吸后咳出的痰中带有少量鲜红的血丝；如果病灶呈菜花状溃烂，出血量可以增多，有时会成滴从鼻孔流出；若合并感染坏死时，带有一种特殊的臭味；如果癌灶发生在粘膜下，鼻咽软组织表面光滑，却没有什么症状，往往容易忽略。……”

厅子里静悄悄的。田婉玲全神贯注地聆听着。

丘医生啜了一口茶继续说：“肿瘤向前发展，阻塞后鼻孔，出现偏侧性鼻塞，严重者可出现双侧性鼻塞；向侧壁侵犯耳咽管口时，引起偏侧性耳鸣或听力下降；向上侵犯颅底骨质，可出现偏侧性头痛、面麻。……”